駁回無期徒刑假釋聲請案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23 年 2 月 24 日第二庭第二分庭裁定

- 2 BvR 117/20 -

- 2 BvR 962/21 -

薛智仁 譯

關鍵詞

無期徒刑（lebenslange Freiheitsstrafe）

假釋（Aussetzung des Strafrestes zur Bewährung）

人身自由（Freiheit der Person）

案 由

在（……）先生對

1. a) 2019 年 12 月 9 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474/19 裁定

b) 2019 年 5 月 17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5/18 裁定

- 2 BvR 117/20 -

2. a) 2021 年 4 月 29 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162/21 裁定

b) 2021 年 1 月 22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8/20 裁定

- 2 BvR 962/21 -

之憲法訴願程序，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第二分庭由 Müller、Langenfeld、Fetzer 法官，2023 年 2 月 24 日一致裁定：

裁判主文

1. 憲法訴願予以合併審理。

2. 2019 年 5 月 17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5/18 裁定、2019 年 12 月 9 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474/19 裁定、2021 年 1 月 22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8/20 裁定、2021 年 4 月 29 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162/21 裁定，侵害聲請人受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句結合第 104 條第 2 項第 1 句之基本權。

3. 2021 年 1 月 22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8/20 裁定、2021 年 4 月

2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162/21 裁定應予撤銷，本案發回 Koblenz 邦法院重新審理無期徒刑之假釋。

4. Rheinland-Pfalz 邦應償還聲請人之必要費用。

5. 律師業務標的之價值核定為 1 萬歐元。

理 由

A.

[1] 合併審理之憲法訴願，涉及依據刑法第 57a 條第 1 項之無期徒刑假釋聲請之駁回。

I.

[2]1.a) 聲請人出生於 1944 年，1972 年 7 月 19 日 Mainz 邦法院判決其成立兩個謀殺罪，諭知無期徒刑。聲請人在 1970 年某夜侵入民宅，欲與屋主的女兒從事性行為。聲請人先持刀殺死在睡夢中驚醒的少女母親，再持刀殺死拒絕性交並且求救的少女。經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學鑑定人認定，聲請人合併有偷窺狂與暴露狂症狀，並帶有強烈的攻擊性。

[3]b) 聲請人自 1970 年 6 月 21 日起先經羈押，之後服刑。1997 年 11 月 10 日 Koblenz 邦法院裁定確認，聲請人罪責的特別重大程度不再一定需要繼續執行徒刑，但是因為無法作成有利的再犯預測，駁回假釋的聲請。

[4-9] (略)

[10-18]3. 在 2 BvR 117/20 聲請案，聲請人指摘 2019 年 5 月 17 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5/18 裁定與 2019 年 12 月 9 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474/19 裁定。Koblenz 邦法院裁定駁回聲請人之假釋聲請，因為聲請人有違犯類似原因犯罪之重罪的輕微危險，此一危險無法以適合的假釋指令加以防堵。聲請人提起立即抗告，Koblenz 高等邦法院認定抗告無理由。因為引發聲請人過去偷窺犯行與原因犯罪的人格缺陷未獲得處置，而且尚不存在可提供充分監督可能性的社會支持系統，基於保護生命法益的公眾安全需求，在釋放之前，不僅必須建立適合接納聲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聲請人還必須通過放鬆執行的考驗。

[19-29]4.2021年6月4日之2 BvR 962/21 憲法訴願聲請案，聲請人指摘2021年1月22日 Koblenz 邦法院裁定與2021年4月2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裁定。Koblenz 邦法院駁回聲請人無期徒刑假釋之聲請，因為上次駁回假釋裁定的理由並沒有重大改變。犯罪未獲得處置、引發犯罪的人格缺陷繼續存在、過去違犯的犯罪數量、原因犯罪的重大性、由此所顯現極端之性渴望、以及拒絕遷入有管理的居住設施等，都是足以認定非輕微的剩餘風險存在的具體根據，此一風險也無法以適合的假釋指令加以防堵。聲請人提起立即抗告，Koblenz 高等邦法院認定抗告無理由。因為，聲請人雖然成功完成兩次長時間外出，但是依然沒有適合的社會支持系統。由於聲請人的人格缺陷繼續存在，必須以適合的社會支持系統排除其危險性。

II.

[30] 聲請人由律師代理，主張其基本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項與第2項、第3條第1項、第20條第3項與第104條第2項之基本權受到侵害。

[31]1.a) 聲請人在2 BvR 117/20 聲請案主張，安全利益與自由基本權的輕重權衡違反過度禁止。對於憲法要求應詳細說明、本案亦經鑑定人評價為輕微的剩餘風險，法院未作出正確的評估。隨著監禁時間增長與年齡增加，相較於在監服刑表現與目前的生活情狀，犯罪情形與犯行情狀已經不再重要。聲請人年事已高，在漫長的服刑期間裡表現良好，因此，單純理論上存在的輕微剩餘風險並不優越於聲請人的人身自由請求權。原審裁定對於為何本案的剩餘風險應被評估為不可接受，並未提供有證據支持的理由。邦法院顯然只想排除任何的剩餘風險，並未敘明能夠推論未來違犯重大犯罪的具體事實。

[32]b) 基於人性尊嚴之要求，任何被宣告無期徒刑的人都有可得實現的機會被釋放。儘管如此，在自願停留在開放式服刑場所的基礎上進行釋放，此種構想並未獲得實現，因此尚未窮盡實現聲請人自由請求權的必要手段。取代此種構想的方案也不存在，因為在服刑設施的鄰近區域並沒有合適的、有管理的居住設施。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曾認為，高齡者難以被安置在新的環境裡，因為高齡者更強烈依賴熟悉的環境，這一點並未被考慮到。

[33]c) 聲請人的高齡也沒有獲得充分考量。不能等到聲請人已經身體或精神衰弱才考慮釋放。法院沒有注意到聲請人的高齡以及繼續服刑的年齡，也沒有考量年齡多大程度上影響聲請人的性需求。

[34]d) 最後，系爭裁定也違反恣意禁止，因為聲請人否認犯罪被評價為再犯預測上的不利因素，此一評價同時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唯有聲請人不欲處理犯行的原因是人格或情緒缺陷繼續存在，因此有再犯之虞時，否認犯罪才可以被視為再犯預測上的不利因素。但是，鑑定人並未找到聲請人仍有這種剩餘風險的具體根據。

[35]2.a) 在同時聲請暫時處分的 2 BvR 962/21 憲法訴願聲請案中，聲請人另外主張，他在服刑期間被懲處的違規行為，不應被視為不正常的性行為，而是應該被視為正常性需求的表現。

[36]b) 在被指摘的裁定中，法院以欠缺社會支持系統為判斷標準，就此而言，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不存在符合鑑定人所設想、有管理的居住設施，另一方面必須維持聲請人的社交環境與社會接觸。在此一背景下，聲請人希望在釋放後能夠獨立居住，以維持他的社會接觸。聲請人至今已服刑 51 年，年齡將近 77 歲，無法立刻在他處建立起社會支持系統，是顯而易見的事。

[37]c) Koblenz 邦法院在被指摘的裁定中推測，聲請人未來在開放式服刑中也將會遵守規定，因為他知道唯有如此才可能被釋放，這是毫無根據地假定聲請人的動機。此種理解將會導致，受刑人繼續在開放式服刑中接受考驗都是多餘的，因為即使通過考驗也不會對於再犯預測產生正面的影響。

[38-46] (略)

B.

[47] 本分庭受理憲法訴願，蓋其顯示有助於實現聲請人受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句結合第 104 條第 2 項第 1 句保障之基本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a 條第 2 項第 b 款），並許可憲法訴願。本分庭有權為此裁判，蓋判斷憲法訴願之重要問題已被判定，憲法訴願不僅合法，並且顯然有理由（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c 條第 1 項第 1 句結合第 93b 條第 1 句）。

I.

[48] 聲請人所指摘之裁定，侵害其受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2句結合第104條第2項第1句保障之基本權。以無期徒刑繼續剝奪人身自由的判斷理由，應符合基於比例原則之下述程序法上要求，系爭無期徒刑假釋之裁定不符合此等要求。

[49]1. a) 合乎人性尊嚴之刑事執行的要件之一，係無期徒刑的受判決人，保有具體的、原則上可得實現的機會，得以在未來的某個時點重獲自由（參照BVerfGE 45, 187 <245>；64, 261 <272>；72, 105 <113>）。假如國家主張自己有權強行剝奪人民的自由，人民卻連至少重獲自由的機會也沒有，將會侵犯人性尊嚴（參照BVerfGE 45, 187 <228 f.>）。刑法第57a條係在刑事執行上將人性尊嚴之保障具體化。假如受判決人不論人格發展如何，皆必須放棄自由的希望，自始就被判決監禁至死，將會侵害人性尊嚴的核心（參照BVerfGE 45, 187 <245>；64, 261 <272>；72, 105 <113>）。

[50]b) 無期徒刑假釋的決定涉及剝奪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干預到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2句結合第104條第1項所保障的人身自由（參照BVerfGE 29, 312 <316>；86, 288 <326>）。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2句之自由權是高位階之基本權，僅能基於特別重大的理由、在嚴格的程序擔保下受到限制（參照BVerfGE 86, 288 <326>）。

[51]c) 確定判決所諭知之無期徒刑，在個案中是否應該依據刑法第57a條暫停繼續執行，將受刑人交付考核，是普通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問題。此一交給刑事執行法官作成的決定，需要作出預測性判斷與刑事執行法的整體評價，屬於原始的法官任務。在此一範圍內，刑事執行法官被託付進行一定的權衡。普通法律的相關規範性要件必然保持概括，即使專業法官對於規範性要件的評價有疑義，其所進行的權衡，未必因此即侵害受判決人的基本權。對於此種法官決定，聯邦憲法法院並不進行全面的事後審查，尤其不會如同上訴法院般，以自己的個案評價取代管轄法官的個案評價。在這種案件中，毋寧僅在管轄的執行法官未認知到基本權對於其所進行的權衡有影響力，或者根據完全誤解基本權重要性的觀念而作出判決時，才能認定裁定有基本權侵害。有無基本權侵害，只能根據個案的全部情狀進行判斷（參照

BVerfGE 18, 85 <92 f.> ; 72, 105 <114 f.> ; 74, 102 <127> ; BVerfGK 15, 390 <396 f.> ; BVerfG, Beschlus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5. November 2021 - 2 BvR 336/20 -, Rn. 26 ; stRspr)。

[52]d) 基於自由基本權的特別重要性，剝奪人身自由處分的命令與執行，受憲法比例原則支配的程度特別重大（參照 BVerfGE 117, 71 <95 f.> m.w.N. ; stRspr)。個人的人身自由請求權與公眾免於重大法益侵害的安全需求，二者的緊張關係必須達成合理而且可支持的平衡。人身自由被剝奪的時間越長，合比例性的要件就越嚴格。雖然人身自由請求權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但考量當事人所造成的危險、危險的重大性與蓋然性，釋放當事人顯得不符合國家對於個人與公共法益的保護委託時，自由請求權之強烈影響力仍然有一定限度（參照 BVerfGE 70, 297 <315> ; 109, 133 <159> ; 117, 71 <97 f.> ; BVerfGK 15, 390 <397> ; stRspr)。

[53] 依此，基於憲法的要求，無期徒刑假釋的決定需要進行整體權衡，在當事人所引發的危險與剝奪人身自由所生的基本權干預之間維持合比例性。在整體權衡時，應該考量刑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句所羅列的情狀（參照 BVerfGE 117, 71 <98>）。

[54]aa) 一方面，受判決人的人身自由請求權有高度重要性，因其通常在此之前已經被監禁長達一段時間（參照 BVerfGE 70, 297 <315>）。因此，假釋的可負責性條款「考量公共安全利益」，應該包含接受可支持的剩餘風險在內。剩餘風險的可接受性，並非僅取決於再犯發生時可能被侵害的法益，也取決於發生再犯的蓋然性程度。因此，即便受判決人是違犯重大的暴力犯罪或性犯罪，不能因為有純粹理論上的再犯可能性，就自始反對假釋，因為每個預測可能性都有其侷限性，此種純粹理論上的再犯可能性不可能被絕對排除。若是要作出駁回假釋的決定，毋寧必須有風險顯得無可接受的具體事實作為佐證（參照 BVerfGE 117, 71 <98 f.> m.w.N.）。

[55]bb) 另一方面，在假釋決定的範圍內所作成的預測，必須在考量有可能出現的再犯犯行之下，符合假釋之可負責性的要求。遭受危險的法益價值越高，再犯風險必須越低。在諸如謀殺罪（刑法第 211 條）等被科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必須檢驗受判決人在暫停刑事執

行後是否不會再度犯罪，對於此種檢驗是否負責任的問題，公眾的安全需求當然有特別高的重要性。因此，這種案件僅在嚴格的要件下才能附條件釋放。如果有具體根據足認受判決人將再犯重大犯罪，則沒有假釋的餘地（參照 BVerfGE 117, 71 <99 f.> m.w.N.）。

[56]cc) 受判決人再犯中度或輕度犯罪的一定程度風險，並不會持續地構成反對無期徒刑假釋的理由。有期徒刑的受刑人，即使被預測有再犯風險，最終仍會獲得釋放。不同於此，在無期徒刑的受判決人只有可能再犯中度犯罪時，隨著執行期間的增加，繼續執行將會違反過度禁止。另外必須注意的是，隨著受判決人的年紀增長或執行時間增加，相較於受判決人在監服刑表現和目前的生活狀況，犯罪狀況和其他犯行情狀可能對於再犯預測已經失去重要性（參照 BVerfGE 117, 71 <100> m.w.N.）。

[57]dd) 如果能夠積極確定受判決人的危險性繼續存在，繼續執行無期徒刑是保護公眾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如果法官遵守充分調查事實的憲法誠命，仍然不能作出有利受判決人的危險性預測，生命的特別重大價值也是繼續執行無期徒刑的正當化理由。考量所宣告的無期徒刑是與罪責程度相當的刑罰，在再犯預測是否有利受判決人尚有不能排除的懷疑時，對於受判決人作出不利的認定，在憲法上也無可指摘（參照 BVerfGE 117, 71 <100 f.>）。

[58]ee) 在受判決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多年之後，法院作成再犯預測可能是非常困難的。刑事執行法官被交付的任務是，以特別負責任的方式，一方面考量正當的公眾安全需求，另一方面注意憲法賦予個人可得實現的重獲自由機會。此處，法官也必須將假釋指令或觀護人的監督效果納入考慮（參照 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3. September 1991 - 2 BvR 1327/89 -, juris, Rn. 22 m.w.N.）。

[59]ff) 放寬執行（Vollzugslockerung）對於所要作成的再犯預測決定有特別的重要性。如果受判決人先前被許可之放寬執行，法官作成預測判斷的基礎就會擴大、穩固。在長期剝奪人身自由時，以謹慎分段的方法，透過放寬執行去測試受判決人的社會復歸能力，並且逐步地為其釋放進行準備，通常顯得特別有必要性（參照 BVerfGK 15,

390 <398 ff.> m.w.N.)。

[60]gg) 除此之外，隨著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增加，比例原則對於程序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參照 BVerfGE 109, 133 <162>）。尤其在無期徒刑的執行時間已經超過最低執行時間，罪責的特別重大性也不要求繼續執行徒刑時，法院在作成假釋決定時，應依照憲法的要求致力於強化事實基礎，並且詳細敘明作為判決依據的觀點（參照 BVerfGE 117, 71 <106 f.> m.w.N.）。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越長，刑事執行法官的判斷餘地越緊縮，憲法法庭的審查密度越上升。因此法官必須更加詳盡地撰寫其評價內容，不能僅止於給出概括、簡短的說詞，毋寧必須有事實根據地公開其判斷過程。唯有透過此種判決理由，憲法法庭在審查裁判時才能夠設身處地理解，行為人所產生的危險是否足以平衡其人身自由請求權（參照 BVerfGE 70, 297 <315 f.>；117, 71 <109>）。如果在窮盡所有可得的證據方法後，再犯預測仍有很大的不可靠性，即使法官審酌此一不可靠的再犯預測進行判斷，此一作法還是無可指摘（參照 BVerfGE 70, 297 <315 f.>；117, 71 <108>）。但是，這並不能免除法官對於再犯預測與權衡決定的說理義務，其說理必須考量不同個案的情狀，並且與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長短相稱。

[61]2. 被指摘的裁定不符合上述標準。系爭裁定就無期徒刑假釋決定的說理深度，並不符合因為長期剝奪人身自由所生的程序要求。

[62]a) 聲請人從 1970 年 6 月開始在監服刑，1997 年 11 月 Koblenz 邦法院就已經認定，罪責的特別重大性不再一定需要繼續執行徒刑。有鑒於在第一個被指摘的 2019 年 5 月 17 日 Koblenz 邦法院裁定時，聲請人已經服刑約 49 年之久，本案的假釋決定需要進行深入的、考量個案全部情狀的說理。

[63]b) 普通法院在被指摘的裁定中指出，依據鑑定人的報告，原因犯罪是聲請人的性偏差和特殊性渴望所引發的，因為聲請人否認犯罪，此一人格缺陷至今尚未被處理。因為聲請人不容許他人認識他的內在生命，對於其將來是否再犯的蓋然性仍有懷疑，此一懷疑的不利益應歸於聲請人。除此之外，在（……）周圍欠缺有收容意願、有管理的居住設施作為聲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這些考量在憲法上並無

疑義。

[64] 儘管如此，被指摘的裁定並不符合憲法的說理要求，因為它並未考量其他與再犯預測及權衡有關的觀點，或者其考量不夠充分。

[65]aa) 普通法院自始就沒有考慮聲請人的年齡，以及年齡對於將來犯罪蓋然性所帶來的後果。此處的出發點是，因為執行時間已經極其漫長，聲請人將來再犯輕度或中度（性）犯罪的危險，不應該是反對無期徒刑假釋的理由。因此，普通法院在進行再犯危險預測時，以聲請人再犯與原因犯罪類似重大之犯罪為判斷標準，實屬正確。

[66] 然而，就此必須考量的是，聲請人在1970年違犯原因犯罪時才25歲。即使聲請人在原因犯罪顯現出性偏差與特殊性渴望，此一人格缺陷仍然未被處理，也不能立刻認為，他在年滿75歲時仍然有強烈的性渴望，而且程度達到足以認定有違犯類似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蓋然性。

[67] 儘管如此，普通法院在進行危險預測時，並未探討聲請人的年齡，以及年齡對於他未來犯罪風險的影響。法院僅是指出，有鑒於生命法益所受的威脅，光是執行期間極其漫長還不構成假釋的正當化理由。但是，其實這是作成危險預測之後的問題，法院仍然有義務去審查：縱使聲請人的年齡增加，是否仍然有違犯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重要風險（即使只是輕微上升的風險），而且沒有適合的假釋負擔與指令能夠防範此一風險（就此參照下述B. I. 2. c) dd)）。如果鑑定人（……）的鑑定報告也沒有確切說明，聲請人的年齡對於其未來違犯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蓋然性有何重要性，普通法院因此認為其無法作出上述判斷，那麼依據最佳事實調查原則，普通法院在必要時需要取得補充的鑑定意見。

[68]bb) 普通法院指出，聲請人的特殊性渴望在監禁過程中反覆顯現，因為全部違規行為都與他的性慾有關係，這同樣不符合憲法的說理要求。確實如普通法院所言，聲請人在1989年被發現持有望遠鏡，後來幾年因為被查獲色情書刊、女性內褲、電線束帶、膠帶、望遠鏡和數位攝影機，多次被改回封閉式服刑。雖然這些事實可以支持，聲請人有性偏差與特殊性渴望的人格缺陷繼續存在，但是法院據此認定聲請人有違犯其他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風險，而不必考慮聲請

人的監禁期間極其漫長和年齡增加，在本案中並非理所當然。

[69]這裏需要考慮的是，持有上述被發現的物品本身，並無法推論出未來實施特別重大的性犯罪的危險。聲請人在多年的開放式服刑階段裡，部分時間還獨自居住，沒有跡象顯示他曾經違犯與原因犯罪類似重大的犯行或其他犯罪。就目前所知，聲請人從2017年重新執行開放式服刑，至今並沒有任何違規行為。在此一背景下，其實沒有充分理由足以認定，聲請人的在監服刑表現證明他有再犯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危險，而且此一危險重大超越不能被排除的剩餘風險。

[70]cc) 除此之外，Koblenz邦法院在2021年1月22日的裁定中，對於聲請人曾經兩度遵守規定長時間外出的事實所為之評價論述，令人不能理解。邦法院僅止於確定聲請人已經知道他外出不得違規，將來才有可能被釋放，因此可以認為他將來也會遵守規定地長時間外出。依據這樣的認定方式，邦法院等於是認為成功執行放寬措施對於危險預測沒有任何意義。然而，這不符合放寬執行對於妥適的預測決定有特別重要性的基本原則（參照BVerfGK 15, 390 <398 ff.> m.w.N.）。邦法院的作法可能導致，對於聲請人而言，成功執行放寬措施無論如何不會提高他重獲自由的機會，這並不符合刑事執行應合乎人性尊嚴、確保從監獄獲釋之真實機會的憲法要求。

[71]dd) 最後，普通法院在被指摘的裁定中沒有充分探討，是否可能透過宣告假釋期間的負擔和指令降低聲請人再犯性犯罪的剩餘風險。

[72] (1) 就此，普通法院僅確認欠缺一個適合接納聲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因為聲請人並不願意接受在(……)區域的熟悉社會環境以外，被安置在有管理的居住形式裡，而且在這個區域內也沒有類似的安置可能性，故再犯風險無法以適合的假釋指令進行防堵。

[73] (2) 法院在這裡所忽略的是，鑑定人(……)已經說明聲請人並非衝動行事的犯罪人，因此適合的假釋指令能夠降低再犯的剩餘風險，例如具有監督功能的定期社工照料、禁止持有可供偷窺使用的物品、以及出於相同目的之定期檢查住宅。

[74]從這段說明並無從得知，依照鑑定人的觀點，為了在釋放環境中將聲請人未來違犯重大性犯罪的危險減少到不可避免的最低程

度，安置於有管理的居住形式中是唯一的可能性。與此相符的是，鑑定人在2019年5月3日 Koblenz 邦法院到場陳述時，針對（……）區域沒有相應設施的問題表示，「監督的面向」對聲請人是必要的，因此不建議將之釋放於一般的養老院。後來在2019年12月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聽證時，鑑定人並不完全反對將之釋放於獨立的住宅。然而在這個時間點上，聲請人和司法服刑設施正在計畫自願停留或被收容於司法服刑設施的居住設施，鑑定人也認為這個方案值得採行。從上述不能推論出，鑑定人認為在聲請人不能被收容於司法服刑設施時，在嚴格的假釋指令下將其釋放於獨立的住宅，承擔剩餘的再犯風險是不負責任的。

[75] (3) 應予補充考量的是，聲請人在開放式服刑階段裡，有段較長的時間獨自居住，並未被發現有相關的犯罪。

[76] (4) 在此一背景下，即使在（……）區域無法找到有收容意願的、有管理的居住設施，聲請人基於可理解的年齡因素而拒絕安置於其他區域的提案，法院仍然應該特別審酌，有無可能在宣告充足的降低風險負擔下准予假釋。有鑒於聲請人被鑑定人證實欠缺衝動性，透過假釋負擔創造一個伴隨的監督機制，將其再犯侵害生命之性犯罪的危險性減少到最低程度，此種可能性似乎不是自始就不存在；如果一併考量聲請人曾經成功地長時間外出，則更是如此。就此，法院在被指摘的裁定中，同樣沒有對聲請人的執行期間給予必要的審酌。

[77]3. 根據上述，在依據刑法第57a條作成假釋決定時，對於未來再犯風險仍有無法排除的懷疑，至少在罪責的特別重大性不要求繼續執行時，此一懷疑的不利益能否歸給受判決人，可以存而不論。暫且不論適用於保安監禁的刑法第67d條第3項規定，法院在依據刑法第57a條作成假釋決定時，在再犯預測是否有利於受刑人有所懷疑時，對受刑人作出不利的評價，聯邦憲法法院至今尚未指摘其違法（參照 BVerfG,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3. September 1991 - 2 BvR 1327/89 -, juris, Rn. 21;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 Mai 2011 - 2 BvR 942/11 -, Rn. 26）。

II.

[78]1. 因此，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5條第1項第1句，2019年5月17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5/18 裁定、2019年12月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474/19 裁定、2021年1月22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8/20 裁定、2021年4月2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162/21 裁定，經確認侵害聲請人受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2句結合第104條第2項第1句之基本權。2021年1月22日 Koblenz 邦法院 7a StVK 58/20 裁定、2021年4月29日 Koblenz 高等邦法院 2 Ws 162/21 裁定應予撤銷，本案發回 Koblenz 邦法院重新審理無期徒刑之假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5條第2項）。

[79]2. 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4a條第2項認定應償還之必要費用，依據律師酬金法第37條第2項第2句核定律師業務標的之價值。

法官：

Müller

Langenfeld

Fetzer